

天鹄

副刊

主编：文天心
责编：于晓琳
执编/版式：石琪
美编：倪海莲

投稿邮箱
hljrbte@163.com



《佳音》油画 46×34cm 刘文龙

我有一盆春秋海棠

□安石榴

“我有一盆春秋海棠”，我写下这个标题的时候，心里十分欢喜。此刻，它在我的窗台上，我抬起头来就见到。我一直没有给它换地方，它也一直开着，简直就是盛放。一年四季，三百六十五天。是的，你没看错，它每天都在盛放，从不间断。

很多年来，我只是一味欣喜。因为它的盛放，因为它的一层粉色小花衬着满盆碧绿的叶子，还有它蓬勃的朝气、令人舒服的色彩，从我的眼帘一路浸润我的心田。它总是盛放，从不生病，不挑剔，只要有阳光，也不在乎养料和水分，它专司盛放，年复一年。时间长了，在有些时候，比如夏季，我几乎彻底忘了它。因为夏天到处都是绿叶红花，哪里就缺了它那一盆呢。春末和秋初也是如此，我们这里这两个时节，也还不算衰败，哪儿哪儿都是花花草草。就这样，真的好多年了，仿佛它开它的，我看我的。我和它同处一室，却联结有限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或者我遇到点儿什么事吧——记不太准了，有一天，我站在窗台前，突然醒悟到，我这盆春秋海棠是不是太累了呢？它可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盛放，从未休息过呀，简直就是不眠不休。而且这样好多年了，至少五年了，那是多少天，算算吧！假如它是个人呢？我真的惊了。

从此以后，我在夏初——阳历六月的第一天，把春秋海棠齐根剪掉，不上花肥，偶尔浇水，让它完全进入休眠状态。它好像懂得我的心意，只冒出一簇低矮的小芽儿，便不再生长，保持能量，安心休养。立秋之后，恢复日常浇水，并追加营养。很快的——真的是眼见着它开始长高长大，长满花盆，某一天突然重新盛放。我的家，因为春秋海棠获得一室盎然的春意。而这时候的窗外，日渐萧索，直至大雪飞扬，窗外的世界变成一幅阔大、沉郁的黑白图景。

总在这个时候，我站在窗台边看着我的春秋海棠，也看着窗外，心里多了一层欣喜。不是来自花儿的启示和隐喻——当然它们是存在的，只是不必或者不想深究。我只是有一种欢喜涌上心来，心想：我知道如何体恤一株花儿，我知道怎么做。而且，我做到了。

我知道如何体恤一株花儿，我知道怎么做。而且，我做到了。



《笔架山下》水彩画 赵宇 38×53cm

阳春四月，北方的天气逐渐转暖，淅淅沥沥的小雨飘然而至，但“倒春寒”的余威尚存，时常有冷空气侵袭。然而，江畔、原野、山岭的柳枝早就耐不住漫长寒冬的寂寞，一股春潮在暗暗涌动，不经意间将嫩嫩的绿挂上了柳枝，远远望去呈现一片鹅黄色，仿佛新娘子揭开了盖头，报告着春天款款到来。正像著名诗人陈毅元帅即兴写就的《春兴》诗句“沿河柳鹅黄，大地春已归”。春天的花蕾即将绽放，大地很快被绿色浸染，冬眠的动物和大自然的小精灵们重新被唤醒，整个世界充满了春天的生机和活力。

北方地区因纬度高，冬季漫长，每年春分后大地才被逐步唤醒，万物开始复苏，“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”了，田野里阳坡的小草发出了嫩嫩的绿芽，垂柳的枝条如同少女飘柔的长发在风中轻摆，不久便萌发出淡淡的鹅黄，鲜嫩淡雅，安静舒适。又是几场春雨，长出了“毛毛狗”，一朵朵绒毛在清风中飞舞。几天后，柳枝吐出了清新的嫩绿，杏花、映山红次第开遍山岭，一个姹紫嫣红的春天开始了。飞来飞去的燕子快活地衔泥筑巢，开始哺育后代了。这时的春风更加温柔，阳光像情窦初开的少女，暖暖的，轻轻地抚摸着人们的脸颊和头发。

早在读中学时我就对鹅黄柳情有独钟，上学路上，6公里道路两侧尽是绵延不断的柳林，我总是好奇地观察着柳树的变化，盼望着绿柳出现。一日潇潇春雨中，我忽然发现路边的垂柳在轻柔地飘拂，枝条表面泛着淡淡的绿色，鲜艳、亮丽，如同鹅黄的上面有几许嫩芽。这是春天在向我招手啊！一种久违的活力从心底喷薄而出，“春来了！”我不禁不住喊起来。于是我便开始享受明媚春光给予的那份惬意，贪婪地吮吸一口早春的空气，清凉的气息中透着一股丝丝的暖意。找寻藏在荒草中的绿意，只见坚强的小草蛰伏一冬后开始迫不及待地破土而出，尽管是嫩嫩的小芽，但仍满足我久盼绿色的那份等待，给我以惊喜，心里如枝头上的鸟儿一般快乐，这蓝蓝的天，白白的云，清清的湖水竟是如此美丽。此时虽然春花未开，春雷未响，但“春姑娘”告别了渐行渐远的冬季，迈着轻盈的脚步向我们走来了，和煦的阳光哺育着鹅黄般的柳条，散发出清新润泽的气息，正在酝酿着花儿绽放的色彩。我分明感受到了正在拥抱一个盎然的春色。

柳树鹅黄的季节，是孩子们一年当中最高兴的时候，三五好友结伴踏青，大家沿着翻浆松软的土路在山林间，旷野上或缓行，或慢跑，仰头看那黄色枝条上的各种鸟儿或啾啾鸣叫，或翩翩起舞，在林中飞来荡去，心情快活无比，笑声在春风中回荡。大家最爱玩的游戏就是模仿电影里战争年代我军战士们头戴伪装，隐蔽在山脚下，待“指挥官”一声令下便一起向山包“敌堡”冲去。于是大家攀上柳树，折下一根树枝绕成一圈戴在头上趴在山下荒草中，口哨一响，个个手端柳树枝，嗷嗷叫着、喊着向山顶冲过去，看那架势俨然一群冲锋陷阵的生龙活虎的战士。大家玩累了便聚集在一排排柳树下伸手折下几枝柳枝，用手轻轻扭动树皮，一个个完整的树皮就从枝条中剥下来，用铅笔刀截成数寸二三寸长，在每段的一端薄薄削去一层老皮，放到嘴上一吹，柳哨便发出悦耳的声音。一些大孩子还仿照竹笛将扭下来的树皮抠出几个眼来，两只手指一捂一张，竟然吹出了歌声的曲调来，很让人过瘾。女孩子们则拿着刀，挎着篮子在林地、旷野找野菜。此时这些刚要返青的菜又被枯枝败叶覆盖着，需要耐心寻找才会有收获，那一棵棵黑生生的“小根蒜”“婆婆丁”……洗净后或蘸农家大酱吃，或蒸玉米面团，吃起来风味独特，在那物质极度缺乏的年月是不可多得的美食。

每年这个季节，松嫩平原流域土地已开始化冻，布谷鸟在枝头上“布谷、布谷”不停地鸣叫，田野里机声轰鸣，农民们把希望的种子陆续播进土里，繁忙的春耕生产大幕由南向北全面拉开。柳枝上那抹鹅黄是春天到来的象征，柔柔的姿态，长长的柳丝，飘拂着妩媚，飘逸着秀美，装扮了北方的美丽，陶冶了人的性情，给人以美好的憧憬。

神医

□廉世广

退休以后，我患上了失眠症，整夜整夜地睡不着，脑海里翻江倒海，却理不出一丝头绪。白天昏昏沉沉，做什么都不起精神。

一天，老伴跟我说，同事给她介绍了一位中医，说是“神医”，专治失眠和其他神经类疾病，劝我明天去看看。我无奈地苦笑。我从不相信有什么“神医”。自从患上这个失眠症，医生不知看了多少，各种方子也没少吃，都收效甚微。但看着老伴关切的眼神，我还是答应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和老伴换乘了两趟公交车，又步行了二十多分钟，才找到那家藏在老城区巷子深处的诊所。招牌已经褪色，上面写着“德仁堂”三个斑驳的大字。推门而入，药香扑面而来。柜台后站着个戴老花镜的药剂师，正用铜秤称着草药。见我们进来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看张大夫是吧？里面等着，前面还有两个人。”我和老伴在长椅上坐下。诊室的门半掩着，隐约可见一个穿白大褂的背影正在给病人把脉。我突然觉得那背影有些熟悉，却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。

“下一位。”药剂师喊道。老伴刚要起身，我拉住她，说：“你先去，我……我去趟厕所。”

老伴不解地看着我，说：“不是给你看病吗？”我说：“你也顺便看看。”穿过狭窄的走廊，我又仔细地往诊室里看了一眼。是他，真的是他！

那时，我还在局里负责信访工作。张明德是局所属干休所医务室的医生，医术不错。后来体制改革，干休所不再保留医务室，按照政策，张明德应该分流到附近社区医院，或者在所里转岗。可张明德不愿转岗，他是学医的，对其他岗位的工作不感兴趣。让他到社区医院，他更是难以接受，认为在干休所的这些年白干了。他一次次地到局里，带着厚厚的材料，说干休所不该撤销医务室。我还记得他说话时那布满血丝的眼睛和颤抖的双手。

“领导，您得帮帮我，设身处地地为我想一想，我参加工作就在干休所，只会看病……”当时我还是很有耐心，跟他讲改革是大势所趋，劝他要放平心态，顾全大局。但他一点儿都听不进去，而且越说越激动，他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还说了一些难听的话。有几次，我俩差点儿吵起来。

最后一次见到张明德，是在局机关大门口，他红着眼睛，目光和我对视一下就闪开了。我无奈地摇头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后来听说他辞职了，再没消息。没想到多年后竟在这里重逢。我在诊所外的小巷里吸了一支烟，心里五味杂陈。

一会儿，老伴从诊室出来了。我笑笑，问：“看完了？”老伴点点头，说：“张大夫说我没什么大问题，就是最近有点上火，注意饮食就行，连药都没开。”我松了口气，心想，这个张明德还算有良心！

老伴接着说：“张大夫特别热情，一点‘神医’的架子都没有。看完病，还和我加了微信。”

“哦，那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愿见他吗？”老伴疑惑地看着我。“这个人我认识，我不想找他看病。”我把我和张大夫过去的事情说给老伴听。“你们之间有矛盾，有误解？”老伴问。“那倒谈不上，可是……”老伴似乎明白了什么，不再说话。

回到家里，吃过晚饭，老伴正给我准备安眠药。我知道，一个难眠的夜晚又要来临了。就在这时，老伴接到一条微信，看了一眼，说：“是张明德发给你的。”

我很诧异。接过老伴的手机，便看到了这条微信：转主任阅：

主任，您和夫人一进诊所，我就认出您了。后来您借故离开，也是我预料之中的事。看您的面色有些灰暗，显得疲惫，大致是失眠所致。听说您不久前退休了，辛苦工作了那么多年，应该好好颐养天年了。可能您还没有适应退休生活，有失落感，烦躁焦虑，某些心绪解不开。这种症状我们称之为“退休综合症”，并不是什么大病。当年干休所改革的时候，您曾劝我，要想开些，要学会放下。当时我很执着，想不开，也放不下，最后弄得身心疲惫。几经周折，后来我想开了，也放下了，又找回了自我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感谢您！现在，我希望这两句话也能帮到您：想开些，学会放下！哪天有空闲到我这里来，不是看病，而是喝喝茶，聊聊天。说不定在风轻云淡之中，您的病就会不治而愈。记得那次去找您，我拿了两个茶盒，您不肯收，这次咱们一起喝，没问题吧？(笑脸)

这一夜，我的心里很不平静，虽然辗转反侧，却也有几分踏实。天亮时分，我找出珍藏多年的茶叶，又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衫。

“这么早去哪儿？”老伴睡眼惺忪地问。“去看‘神医’。”我笑着回答。

或许，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“神医”呢。

早春韭菜一束金

□张林

乡间早有一句老话：早春韭菜一束金。短短七个字，便把初春里最鲜嫩、最金贵的那口滋味，说得透亮。早春，风里还带着几分料峭的寒意，草木还未全然舒展，韭菜却已早早地报了春。如今不比旧时只等田垄发芽，大棚里的韭菜，趁着暖意先一步长得水灵，把早春的鲜气，早早送到了寻常人家。

去接幼班的小孙子放学，路上正巧碰见一辆半截槽子停在路边，车上满满当当，全是刚从大棚里割下来的韭菜。翠生生、齐整整，还带着泥土的清香与清晨的露水，凑近一闻，鲜鲜扑鼻。我当即买了两捆，沉甸甸地抱在怀里，心里盘算着，正好给家里两个孩子解解馋。

回到家，我便把韭菜交给老伴。她择菜、清洗、细细切碎，拌上简单的调料，不多时，厨房里就飘起了韭菜的清香。平底锅烧热，刷上薄油，把包好的韭菜盒子一一放进去。小火慢烙，面皮渐渐鼓起，两面烙得金黄焦脆，香气一下子漫遍了整个屋子。这香，不艳不烈，清清浅浅，却是早春最实在的味道。刚出锅的韭菜盒子，烫得舍不得放，我一口气吃了五个，唇齿间全是春韭的鲜灵，越嚼越香，竟还有些意犹未尽。

读高一的孙女回来吃晚饭，一进“门”就被这香味勾住了，一连吃了四个，脸上全是满足。吃完还不忘认真叮嘱：“爷爷奶奶，剩下的韭菜盒子千万别动，等我晚课结束回来，还要再吃。”一句话，逗得我们老两口笑个不停。小孙子也不甘示弱，吃得津津有味，一口一口，小嘴巴油光光亮。一家老小，围着一盘热气腾腾的韭菜盒子，说说笑笑，寻常的傍晚，一下子就暖了起来。

夜雨剪春韭，新炊间黄粱。古人笔下的温情，大抵就是这般模样。一把新鲜的春韭，一顿家常的韭菜盒子，没有山珍海味，却胜却人间无数。它金贵不在价钱，而在时节，在心意，在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安稳与欢喜。

早春韭菜一束金。这束“金”，是土地的馈赠，是时节的鲜味，更是老伴在灶前忙碌的身影，是高一孙女埋头苦学后的一口安心，是幼孙班孙子天真满足的笑脸。

风渐暖，菜正鲜，饼正香。一口春韭，一口暖意，便是人间最踏实的好时节。

小城花开

□贾青

刚进四月，东北小城双鸭山依旧乍暖还寒。林木尚未抽芽吐绿，人间的花事，却已循着春风，悄然次第绽开。暖风轻拂，花香清醇如酒，漫过街巷与眉眼，让人一步一沉醉。

最早是人工移植市区广场上的达子香。粉紫相间的花影，缀在尚未褪尽枯意的枝丫间，嫣然含笑，宛若孩童粉嘟嘟的脸颊，娇俏动人，惹人怜爱。紧随其后的，是连翘花泼洒出的金黄，耀耀夺目，成片绽放时，如万千金蝶振翅，翩跹于眼前，闪烁着整个早春的清晨。漫步广场，望着枝头含苞待放的花骨朵，心底总在悄悄期盼：再过几日，便该全开了吧。不承想，不过一夜之间，再途经时，已是繁花满枝，这春日的花，开得这般急切，总给人猝不及防的惊喜。

近些年，小城人愈发喜爱户外休闲游。成群结队的游人，身着红黄蓝绿各色衣衫，笑语盈盈地拥入花丛间，开足手机美颜摄影留念。无论多大年龄，脸上都漾着如花般明媚的笑容，欢欣雀跃地迎着镜头，把生活过成了花开的模样。

早春的花潮热烈一番后，杏花便踏着时节而来。初绽时鲜嫩玲珑，神似梅花，一朵朵缀满枝头，继而轰轰烈烈、肆意盛放。远远望去，恰如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诗意画境，顺着广场远望山城各处山头，杏花漫山遍野，将整座小城拥入一片温柔的花海里。

若你以为是，这便是小城春天的全部，那便错了。真正的盛景，在樱花接踵而至之时。樱花，是小城独有的春日名片。樱花树遍布城区每一寸土地：中心广场、青石甬道、山体公园、居民院落，一丛丛、一片片，远观如霞似雪，满城芳华尽染。但凡有林木之处，便有樱桃花开，那般壮阔盛景，笔墨难描其万一，也曾有人提议，将这满城芳华，定为小城的市花。

步入五月，丁香花悄然登场。枝头上簇簇花苞，宛若婴儿稚气的小拳头，清嫩可爱，开时如云霞轻绕。行于花下，幽香阵阵，沁人心脾。丁香生得清雅高贵，不与群花争艳，自带几分疏离与端庄，让人望之生敬。它的花期绵长，清芬萦绕，余韵悠悠。与丁香相映的，是草坪间的蒲公英，嫩黄的小花成片铺展，如微型草原肆意绽放；几日后，黄灿灿的蓬蓬的白色小伞，随风轻飘，一下子勾起心底最柔软的童年记忆。

小城的春花，远不止这些。粉红的榆叶梅，一串串缀满枝头，艳若糖葫芦，热烈夺目。春有百花争艳，更有繁花似锦，秋有五花山色，冬有雪花纷飞，小城的花，写不尽，也说不完。

满城花开，与林立高楼相映成趣，一步一景，皆是诗情画意。繁星点点，飘逸如仙，花潮如海，万紫千红，这般醉人，用形容小城花开，丝毫不为过。小城的花事盛景，落笔难书其美，人们沉醉在这片欢腾的花海里，感念着城市建设的累累硕果。花开，美了一座城；花香，净了一颗心。城美，人心更美。

柳林那抹鹅黄

□张津友



请关注龙头新闻70
文旅频道·妙赏专栏